

盛夏酷暑,“孵”在家中,读了一些老上海回忆老国货的文章,很感人,很温馨,也很感慨。

这些老上海都非常喜欢老国货,甚至有点迷恋。一位老上海于1961年,经公安局批准,用自己多年的积蓄,买了一台“小飞乐”收音机,用到今天依然是“音质悦耳,清晰悦耳”。还有几位老上海家中的三五牌台钟,走了半个多世纪,至今还在准确报时。他们说,老国货质量好,舍不得扔。有一位在外地工作的老上海,凭票买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后,丈夫上班,孩子念书,出门购物,走亲访友,真是方便极了。让同事邻居羡慕得不得了。因为当时的自行车对于中国家庭来说,犹如美国

家庭需要汽车一样,是须臾不可离开的交通工具。还有一位老上海说起大白兔奶糖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原来,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由于营养不良,一天突然昏倒。医生说他,这个孩子只要喝些糖水就能醒过来。可是,当时家中没有糖。一位邻居爷叔听说后,立即从家里拿来一粒香港亲戚寄来的大白兔奶糖,塞进他嘴里。果然,他很快就醒过来了。从此,他就十分喜爱大白兔奶糖,因为大白兔奶糖救过他的命。后来,商品丰富了,不少老国货却不见了。但老上海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老国货,因为老国

货中有他们的故事,有他们的感情。他们给儿孙们办喜事,发喜糖时,少不了会买一些“大白兔”;孩子参加工作了,他们会买一辆“永久”或“凤凰”自行车,送给他们,希望从他们骑车的身影中,看到当年的自己……更多的人是将那些旧钟表、收音机,作为宝贝,收藏家中,传给儿孙。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老国货会重展雄姿,走向世界。

中国从来就不缺追梦者。过去有,今天更多。他们将国货梦与中国梦紧紧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早已有一群追梦者,为老国货的振兴,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近年

### 国货梦

葛昆元

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罗洛先生是在1986年的圣诞节。那年我通过社会招聘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罗洛作为当时上海分社的党委书记、副总编辑和新同志见面讲话。

眼前的罗洛先生是一位气宇轩昂、博学儒雅的敦厚长者。那微带花白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饱经风霜的脸膛黝黑透红,深色宽边玳瑁眼镜内,双眸闪着亲善的眼神……这是一位有学识、有阅历、不同凡响的领导。

我分配在资料室工作。罗洛好像格外关心资料室。经常电话告知,要查找某某工具书、百科辞典、方志年鉴等。一次,罗洛来电要找有关生物学方面的资料。翻找几天后,我无法招架,只好交了白卷。

罗洛却安慰我说:“不能怪你,太专业、冷僻了,我自己找。”这件事虽是个例,但给我启迪颇深,你的知识储备浅工作起来自然会感到汲深绠短、左支右绌,要想在大百科混,没有金刚钻,真别想揽瓷器活。

1987年夏,我幸运地获得了“青岛电视杯·全国大中学生百科知识竞赛”一等奖,并赴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10月,总社金常委副总编到分社出差,告知罗洛、何兆源两位领导我得奖消息,罗洛马上通知办公室第一时间将我获奖消息刊登在社黑板报醒目位置上。

1990年仲夏,罗洛先生新晋为上海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后为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罗洛职务变动,让许多老上海恋恋不舍。因为大家怕失去一位德艺双馨的好领导,怕失去我们心中的诺亚方舟。与罗洛共事的人都知道,罗洛知识渊博,茹古涵今,精通多国语言,他集诗人、翻译家、作家、出版家、科学工作者于一身。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为人师表,廉洁奉公,忍辱负重,慈悲为怀,堪称时代的空谷足音和人文精神的典范。

临别百科前夕,罗洛叫我到他办公室,拿出散发着墨香的诗集《山水清音》相赠。翻开扉页,一行行清秀挺拔的笔迹映入眼帘:“人的一生难免有顺境,有逆境。当身处顺境的时候,要有自知之明,恰如其分地认识自己,往往比认识别人更难,不妨对自己严格一些,对别人宽容一些。而当身处逆境的时候,不要失去自信,要有勇气面对一切困难挫折……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对人的信心,对生活的信心,对未来的信心。”这是罗洛生命的感悟,亦是他给我最好的忠告。

1996年底,我加盟某文化机构,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一次我驰书罗洛先生,告知我喜集名人信札,希冀得到他的手泽墨宝,罗洛先生谦逊地表示:不擅书法,婉拒了。我表示钢笔字亦可,罗洛先生回信:“如蒙不弃,当试笔……”

1998年夏,刚刚步入古稀之年的罗洛先生不幸罹患重病,匆匆离世,让人扼腕痛惜,唏嘘不已。罗洛先生离开我们15年了,但他的人文潜影,道德文章,既在天宫瑶池,更在人间大地。

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是我援疆三年工作、生活的地方,当地的拌面一直是我魂牵梦绕的美食。温宿拌面是一种先煮制成熟后再炒菜拌制而食的面食。温宿县属南疆,冬天气候寒冷,小麦生长期长、质量好,是新疆优质小麦的主要产区。这种小麦磨成的面粉有韧性、耐咀嚼,很适合做面条。与一般的新疆拌面不同的是,温宿拌面的配菜种类较多,有温宿本地产的无膻味鲜嫩的羊肉和青椒、蒜薹、西红柿、洋葱、芹菜、蘑菇、土豆丝等,色彩有红、绿、黄等,看了使人赏心悦目。

拌面做好后,一般是面和配菜分别装盘。有的人喜欢边吃

面边夹菜,而我习惯将配菜直接扣在面上,用筷子把面与菜搅拌均匀,这样吃起来觉得更有味道。吃拌面时,一口下去,面条嚼在嘴里有些弹性,而配菜的鲜味也随即进入口中,吃起来酸甜辣香,味道真美。而且拌面的吃法类似于分餐,干净卫生。

温宿拌面做法比较讲究。一次我应邀到县委组织部一位同事家做客,目睹了做拌面的过程:首先是和面,和面的水最好是加了盐的水,这样面要好吃点;和好的面上要抹少许清油,然后盖上湿布醒一会。接着是开始拉面,拉面时手力要匀,边

揉边搓边拉。随后将拉好的面条过水煮熟,捞到准备好的一盆凉水中过一下,再装盘。羊肉要事先过油,然后和其他配菜一起加油盐酱醋爆炒。过一小時左右,几盘五颜六色、飘香清香的拌面就放在我们面前了。

温宿县的朋友们向我介绍说,拌面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常吃可增长肌肉、增强免疫力、补铁补血、抗衰老、杀菌、促进消化、降血压降血脂、补钙、减缓色斑等。

温宿人都喜欢吃拌面。他们到内地出差,三天吃不到拌面就想得慌,回县第一件事往往是在家或在饭店吃一盘拌面解馋。我们9位在温宿县的上海援疆干部,在温宿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也“传染”上了这个喜好。

一条河,可以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公园,可以是一个地方的名片,可以是一名游客经久难忘的念想。在我的心里,这条河就是南通的濠河了。

说起来,在血脉与人生经历方面,与南通这个地方并无瓜葛。20多年前,单位组织去南通旅游,留下的只是狼山和一个森林公园的模糊记忆。

使我加深了对濠河印象的,是多年前的一次南通之行。那天自驾到南通,夜经濠河,惊鸿一瞥中发现了河面上美妙绝伦的音乐喷泉,但转瞬便被树木和建筑物遮住了。停车追寻到河边,那喷泉却羞答答地不再露面,留下水花纹一片。

这小小的遗憾,促成了两年后的濠河夜游。那天,在我建议下,和单位组织的企业沙龙会员们一起,包了条游览船,沿濠河景观带往返观赏夜景。除了音乐喷泉、巍峨错落建筑群之外,濠河两岸的许多零散景点,经各种灯饰的装点,都成了各具特色的看点。印象最深是那一座座跨河

的桥梁,经灯饰的照射晕染,轮廓与细部毕现,或精致玲珑,或宏伟壮观,色调幻变,如梦如幻。点、面结合的夜景,将十里濠河的景观段,连缀成了美不胜收的风光长卷。桨声灯影里的一河活水,波浪浪涌,流光溢彩,似晶莹剔透的软玉,如柔软多姿

的彩绸,令人沉醉、神迷。第三次到南通,是与单位的业务协作方,去那儿开座谈会。晚饭后,大家兴冲冲来到游船码头,却被告知当晚因故不开景点灯。有点儿扫兴,却没人打退堂鼓。黑灯瞎火的濠河,没有了往常的华丽与热闹,却显出了一面文静温柔的另一面。在万家灯火的城市怀抱里,欢腾了一天的河流,像困乏了的美人,早早地睡了。丰沛的河水,微微泛着鳞光,静静流淌,轻吻河岸的水声,像梦里的呢喃,在依然活跃的古城之夜,融入了几分沉静与安宁。当晚的

那个夜晚,你在风雨中回家。从此,有无数个夜晚,你都在回家的路上。今夜,又是风雨,又在,一个人的客厅。窗帘落地,哗哗地翻卷;大雨密集,黑红了天幕。今夜,应该也有,无数的列车,在风雨中开行。

那一个深夜,你的列车,在狂风暴雨中,向着西北方向,一路前行,一身泥泞,穿过了多少的山,跨过了多少的河。

哦,今夜,风大雨大。想你,不会还在回家的路上? **回眸** 你就这样,悄悄地走了。没有道别,没有再见,你就这样,无声地走了。很远很远,有你一个转身,无语回眸,定格了今后的世界。我知道,有一种再见,不是分别;我还知道,有一种无语,胜过了一切今生今世。于是,有一种视线,被牵拉到悠长悠长;有一种永别,会照亮一生的并枯。因为,回眸。

耳背得已听不见声音,腿脚也不利索,但老伯还是决定最后一次出远门,去上海看外甥。

总得带一点东西去吧。外甥喜欢吃他种的红梗芋艿,可他已没有气力种了;外甥也喜欢吃鸡蛋,就买点鸡蛋送给他。

小镇上有鸡蛋卖,但都是吃饲料下的。城里人爱草鸡蛋,外甥也是城里人,所以要买就买草鸡蛋。于是大伯去村里一家家问,都很少有草鸡蛋。有人告诉老伯:东家有卖草鸡蛋。

东家在十多里地外。早年老伯做脆饼生意时,都是土路,骑自行车不知来回多少趟。现在屋里有自行车,但已锈得不成样,即使可以骑,他也不能驾驭。只能走着去了,可是天很昏暗,恐怕要下雨。老伯有些犹豫,如果雨大,伞是没用的,现在身子已淋不得雨,淋了就会生病,进医院更麻烦。

老伯回到屋里,可一颗心怎么也落定不了。草鸡蛋很好吃,去晚了是否被人买走?他寻思了一会,决定还是去东家。

小路是水泥铺的,好走。然而时间一久,老伯觉得两条腿越来越不得劲,只好在路旁寻了地方歇脚。此时天阴得更加厉害了,且起了风。老伯感到有些冷,打了一个冷战。他不担忧这风,是害怕雨,特别是大雨。但最让他不安的,到了东家,草鸡蛋如果没有怎么办?

终于到了,老伯找到了卖草鸡蛋的。草鸡蛋很多,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看过啦,凡莫小米写的,我都会看。有意思。这篇《最在乎的人是谁》又蛮有意思;欧美心理研究者发现,假如给你看一堆照片,照片上一堆人中有你自己,那么毫无疑问,最先看见的必是自己。

人最在乎的是自己。中国学者做了相同实验,怪了,从一堆人中认出自己平均花了19秒钟,而认出老板平均只需要2秒钟!

莫小米设问:难道中国人最在乎的竟不是自己而是老板吗?她自答:不是,不是老板,是加薪、升迁、职业前途,其实,最在乎的还是自己。

唉,此答存疑啦——坦率说,我认为错啦。难道欧美人不在乎加薪、升迁、职业前途?当然在乎。但,若为自我故,三者皆可抛。对这些的“在乎”是轮不到“最”的,而要往后挪挪,排到自我之后。

而国人呢,自我意识虚化了,自我人格迷失了,可怜“最在乎”这顶草帽失了依凭,只好随风东飘飘西飘飘,最终旁落到老板——其实莫说的加薪、升迁、职业前途的化身——这只结结实实的物欲大脑瓜上。

年前就已经有了。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不久,南通在利用自然资源造福民生方面,就已有了如此精彩的手笔。流连之际,我的心绪像涨潮的濠河水,沉甸而奔涌。那是由衷的感动,为这充满了人情味和幸福感的濠河夜色!

借着斑驳的月光和灯光,我们一行终于沿河东行。一路曲径通幽,移步换景,如履仙境。见有人手持一竿,悠然打坐河边。闲聊中,他说钓翁之意不在鱼,在于亲水,观景,比在灯红酒绿中更加享受。继而得

来,人们已经看到了“回力”球鞋专卖店出现在街头;看到了“双妹”化妆品经过重新定位而华丽转身;看到了永久牌自行车开辟了网购渠道;还看到了升级换代的红旗轿车,成为我国外长的公务用车;更加可喜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走进了欧美许多商场超市。对此,我们自豪,但也看到了不小的差距:我们有产品,但缺少自己的著名品牌;我们有“中国制造”,但还缺少“中国创造”。所以,我们实现振兴国货的道路还很长,追梦者任重而道远。

南通,是一幅动静相谐、斑斓多彩而又大片“留白”的画卷。

最近一次游濠河,是到苏北摄影采风,归途夜宿南通时。晚饭后走出酒家,马路对面不远,便是濠河边的濠西书苑码头。有一溜古色古香、飞檐翘角的亭子,交错相连,玉立水中,经霓虹与灯带勾勒,更为秀丽壮观,风姿凸显。亭下设有石桌石凳和围栏,可供人闲坐和倚靠。码头已不派上下客人的用场了,但依然灯火通明,热闹非凡。黄梅前的节气,暑气未至,河风徐徐,亭中红男绿女吹拉弹唱,歌声乐韵在宽阔的河面上飘出老远。四周的听众观众,个个全神贯注,神凝情迷。亭前有睡莲浮水,碧叶团团,粉苞不眠,晚妆含羞,引得鱼儿夜游,频频跳出水面,与人同欢。同行的朋友如发现新大陆,目不暇接,兴奋异常,一个个端着“长枪短炮”没了踪影。我因近日腰腿小恙,未带摄影器材,此刻懊恼不已。独自徜徉,禁不住赞叹连连。如果划一叶扁舟,到得河心,拍摄七彩波浪之上的人间美景,水中倒影,那将是一幅多么绚烂、抓人的夜景佳作!

如此妙境,居然未曾耳闻。询问当地市民,都说这个水上休闲平台,20多

知,此君非本地人,走南闯北,事业有成,在多地置了房产,但到了濠河边,便舍不得走了。

是啊,这濠河的魅力与磁性,连我这匆匆过客也感觉到了。

**今宵打诨** 金震宇 试衣 (三字销售名词) 昨日谜面:装上栏杆 (港台女演员) 谜底:安以轩(注:轩,在此作栏杆解)

卖草鸡蛋的眼睛更亮,对老伯说:“不要嫌这蛋贵,因为是正宗草鸡蛋,所以才是这个价。”老伯没法听见对方说什么,但猜得出大概说点什么,心想,只要是草鸡蛋,贵一点就贵一点。钱包,藏在老伯衣服的最里层,他哆嗦着费了一会工夫才掏出来。破旧不堪的钱包里,只有几张钞票。“放心,分量不会少你的。”卖草鸡蛋的对老伯说。老伯相信卖草鸡蛋的不会欺负他这样上了岁数的。以前他卖脆饼时,见是老人就常常多给一个。

往回家赶时,老伯心里是快乐的。外甥也许常吃草鸡蛋,但吃到家乡的草鸡蛋,感觉大概是不一样的吧。

雨还是下了,虽然不大,可是老伯又要撑伞,又要护着草鸡蛋,只能被雨打湿身子。也怪了,虽然淋了不少雨,但他没像往常一样发烧。第二天早上,村里一个年轻人去上海,带上了他。不巧外甥刚去外地出差,一个星期后才回来。老伯很失望,放下那箱草鸡蛋,随村里的人回去了。

好几天,老伯坐在那把竹椅上想,外甥应该回来了,也应该吃到他的草鸡蛋了。外甥确实吃到了,然而不是喷香的黄灿灿的草鸡蛋,是吃饲料的鸡下的蛋,而且半数已经臭了。

那天,有人大声嚷着,比划着告诉老伯,外甥已吃到了你的草鸡蛋。他说,味道太好了。

老伯笑了,在温暖的阳光里打起盹来。



看过啦,凡莫小米写的,我都会看。有意思。这篇《最在乎的人是谁》又蛮有意思;欧美心理研究者发现,假如给你看一堆照片,照片上一堆人中有你自己,那么毫无疑问,最先看见的必是自己。

人最在乎的是自己。中国学者做了相同实验,怪了,从一堆人中认出自己平均花了19秒钟,而认出老板平均只需要2秒钟!

莫小米设问:难道中国人最在乎的竟不是自己而是老板吗?她自答:不是,不是老板,是加薪、升迁、职业前途,其实,最在乎的还是自己。

唉,此答存疑啦——坦率说,我认为错啦。难道欧美人不在乎加薪、升迁、职业前途?当然在乎。但,若为自我故,三者皆可抛。对这些的“在乎”是轮不到“最”的,而要往后挪挪,排到自我之后。

而国人呢,自我意识虚化了,自我人格迷失了,可怜“最在乎”这顶草帽失了依凭,只好随风东飘飘西飘飘,最终旁落到老板——其实莫说的加薪、升迁、职业前途的化身——这只结结实实的物欲大脑瓜上。

年前就已经有了。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不久,南通在利用自然资源造福民生方面,就已有了如此精彩的手笔。流连之际,我的心绪像涨潮的濠河水,沉甸而奔涌。那是由衷的感动,为这充满了人情味和幸福感的濠河夜色!

借着斑驳的月光和灯光,我们一行终于沿河东行。一路曲径通幽,移步换景,如履仙境。见有人手持一竿,悠然打坐河边。闲聊中,他说钓翁之意不在鱼,在于亲水,观景,比在灯红酒绿中更加享受。继而得

知,此君非本地人,走南闯北,事业有成,在多地置了房产,但到了濠河边,便舍不得走了。

是啊,这濠河的魅力与磁性,连我这匆匆过客也感觉到了。

**今宵打诨** 金震宇 试衣 (三字销售名词) 昨日谜面:装上栏杆 (港台女演员) 谜底:安以轩(注:轩,在此作栏杆解)

卖草鸡蛋的眼睛更亮,对老伯说:“不要嫌这蛋贵,因为是正宗草鸡蛋,所以才是这个价。”老伯没法听见对方说什么,但猜得出大概说点什么,心想,只要是草鸡蛋,贵一点就贵一点。钱包,藏在老伯衣服的最里层,他哆嗦着费了一会工夫才掏出来。破旧不堪的钱包里,只有几张钞票。“放心,分量不会少你的。”卖草鸡蛋的对老伯说。老伯相信卖草鸡蛋的不会欺负他这样上了岁数的。以前他卖脆饼时,见是老人就常常多给一个。

往回家赶时,老伯心里是快乐的。外甥也许常吃草鸡蛋,但吃到家乡的草鸡蛋,感觉大概是不一样的吧。

雨还是下了,虽然不大,可是老伯又要撑伞,又要护着草鸡蛋,只能被雨打湿身子。也怪了,虽然淋了不少雨,但他没像往常一样发烧。第二天早上,村里一个年轻人去上海,带上了他。不巧外甥刚去外地出差,一个星期后才回来。老伯很失望,放下那箱草鸡蛋,随村里的人回去了。

好几天,老伯坐在那把竹椅上想,外甥应该回来了,也应该吃到他的草鸡蛋了。外甥确实吃到了,然而不是喷香的黄灿灿的草鸡蛋,是吃饲料的鸡下的蛋,而且半数已经臭了。

那天,有人大声嚷着,比划着告诉老伯,外甥已吃到了你的草鸡蛋。他说,味道太好了。

老伯笑了,在温暖的阳光里打起盹来。

